

包立民 著

侯士千

艺术圈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大千艺术圈 / 包立民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3

ISBN 978-7-108-06203-1

I. ①张… II. ①包… III. ①张大千 (1899-1983) — 生平事迹
IV. ①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4335 号

责任编辑 徐国强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 数 302 千字 图 88 幅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6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序言：风格即人

薛永年

我是教美术史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常参加当代美术活动，于是认识了包立民先生。包立民与我同龄，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取名立民，先以为意在“为生民立命”，不愧是包公的后代，后来见到他一方图章“立在民中”，才知道他与张横渠站位不同，强调自己就是百姓的一员。那时，他在《文艺报》副刊工作，已经是中国作协的会员了，但围绕工作需要，他积极参与美术活动，热情结交美术界朋友，不但撰写美术评论文章，而且一直以实际行动搭建美术史与传记文学的桥梁。

他搭建的这座桥梁，起步于编著艺坛《百美图》（1997年），而突出的成就在于张大千研究与写作，成了大家公认的张大千专家，他编过《张大千的艺术》（1987年），但最让人不愿释手的是《张大千艺术圈》（1990年）。如今年轻人未必熟知的《百美图》，是他邀请老中青美术家作自画像，由他逐一配文，以生动幽默的笔调、要言不烦的叙事，描写各家的性格、癖好、成就与逸事，也带些褒贬。后来，顺应读者的需要，《百美图》拓展到三百人以上，人选也增加了戏剧家、作家、诗人、电影导演等，可见他秉持“大美”观念，心目中的美，不限于静态的美术而已。

由于编著《百美图》，他结识了众多画家。在老一辈画家中，又不乏张大千的学生和朋友。大千的学生如刘力上、俞致贞夫妇，使他了解到不少大千的趣闻；大千的朋友如叶浅予先生，成了持续推动包立民研究张大千的力量。大约从80年代初张大千逝世之后协助身为中国美协副主席的叶浅予筹办张大千座谈会开始，他就一步一步走近了张大千，进入了一环套一环的张大千艺术圈。

他走近张大千的途径，一是聆听，即来自大千友人和门人的叙述；二是文本，有根据耳闻进行的写作，有见于旧报刊的文章，也有相关人士的著作，还有大千的诗文书信，包括大千画上的题跋。对于种种文本，他做过系统的梳理，合编有《张大千年谱》（1988年）、《张大千诗文集编年》（1990年），自编有《张大千家书》（2009年）等。不难看出，在走近张大千的过程中，他并不忽视艺术作品，但更重视人物与故事，研究画家这个活生生的人，摸透他的脾气秉性、学养爱好、阅历交游，以及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特别关注他的友朋往来，也就是张大千的艺术交游圈。

《张大千艺术圈》大体以时间为序，写了大千与二十多位师友的交往，其中有文人、学者、诗人、画家、名伶、名媛、摄影家、收藏家、军政要人和异国女性。人各一篇，既写大千，又写友人，花叶互衬，相映生辉。不但有故事，而且有史料，包立民通过人际关系，写出了大千的多彩生活与情感世界，以及他的待人接物、聪明智慧、艺术造诣，以及他对同行友人的看法。说到对同行友人的看法，包立民注意了不同侧面，不但写出了褒贬，并且有分析，有理解，绝不简单化。比如写张大千心目中的齐白石，既有大千对白石节俭的微词，又有大千对白石指正其观察生活时的疏忽的钦佩。包立民以大千的生平与艺术为核心，在友朋交往中，展开了大千生活的文化环境，不仅显现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

有利于在环境与个人的关系上知人而论艺。

写人物传记，最早的典范是《史记》中的列传，较近的传记文学大家，便是包立民的老师朱东润。或许由于包立民具有厚实的文学功底，又继承了传记文学的传统，所以《张大千艺术圈》写人写事，鲜活生动，情趣盎然。其描摹口气，如闻其声；揣摸心理，深入妥帖；显现性格，如在眼前。其中《张大千与池春红》一篇，尤其绘声绘色，形神兼备。值得注意的是，包立民在描写人物中，既注入艺术品鉴，也结合了史实考证，甚至挖掘了历史现象后面的真实。张大千与徐燕孙的笔墨官司，在《张大千与于非闇》一文已有生动叙述，但没有涉及幕后的策划，随着他掌握材料的增多，这场“苦迭打”官司背后的商业运作也一清二楚，在得到启功有关序跋的佐证后，他在最新版中补写了《张大千与徐燕孙》。这也说明，包立民追求生动性与可信性的结合，追求学术性与趣味性的统一。

包立民深知，传记文学不同于小说，所写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能虚构，而大千的逸事不少来自他这个四川人的“龙门阵”，来自他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的叙述，在口耳相传中又难免附会讹误。一些文本的记叙，也会因种种原因而不周。所以，他固然重视传闻，但绝不忽视历史文献，尤重考证，自称不是“有闻必录”，而是“有闻必考”。在《张大千的拜师》之后所附《关于张大千拜师》，在《张大千与谢玉岑》之后所附《关于“病重托弟”说》，都以周密的考证在众说纷纭中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最新版中，又增补了《张大千丁巳（1917）拜师新证》一文，以充分的论据证实了张大千拜师的确切年份。《闲话大风堂》一文不仅考察了被《大风堂同门录》（1948年）遗漏和除名的门生，而且补充了大千离开中国大陆后新收的弟子。这说明，包立民不仅严守传记文学符合史实的原则，也兼做了美术史家的工作。

在文学与美术史的结合上，包立民充分发挥传记文学之长，也尽可能地从事美术史方面致力，不单考证，有所品鉴，寓评于述，知人论世。整体地看，《张大千艺术圈》是很有特色、很有看头的文学作品，也是很有学术性的画家传记著作。但如果苛求起来，还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比如从体例而言，就存在两种不同体裁的文章，大多数近于传记文学，少部分更像是美术史论。旧版中的《张大千的去国与怀乡》，新版中的《成也子杰 败也子杰——张大千进军巴黎艺坛前后》（收入时更名为《张大千与郭有守》），都属于后者。然而，这种特点正反映了作者的跨界，也对我们美术史界的研究和写作多有启发。

近些年来，美术史界的著作汗牛充栋，不乏问题的讨论，也不乏材料与见解，但读起来不是过于思辨，就是比较枯燥，而且受学位论文模式的影响，形成了某种八股，往往无意进入历史情境，不大研究有血有肉的艺术家本身，因此很难引起外行读者的兴趣。我觉得，如果想使美术领域的学术著作走向大众、发挥美育的效能，自然要重视作品，同时也不该忘记布封所提出的“风格即人”，倘若在文学与史学的跨界中考虑写作方式，包兄之《张大千艺术圈》，适足以提供“立在民中”的有益启示。

自序：张大千的龙门阵

“摆龙门阵”是四川民间的一句口头禅，意为聊天讲闲话、吹牛说故事（类似于上海人的讲山海经）。龙门阵中的吹牛与撒谎稍有区别，别在有意无意、善意恶意，以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间。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喜欢摆龙门阵，也是个中高手。高就高在有无与善恶难辨，真假与虚实难断，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所以听他摆龙门阵，千万不能当真，要留一个心眼，如果要当史料来研究引用，那就要“求证”，有时还须“小心求证”。

三十年前，我从张大千早期门人刘力上、俞致贞夫妇口中第一次听到张大千的传说，就是青少年时期张大千被迫当土匪、出家当和尚的故事。一听之下，我为大千的传奇人生所俘获，并不断从刘氏口中听到不少正版大风堂龙门阵，由此我下决心要为张大千著书立说。《张大千与徐悲鸿》一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时在1983年。当年张大千刚去世，大陆首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张大千遗作展，并召开了纪念张大千的艺术研讨会，主事人叶浅予先生要我把研讨会的发言稿整理成书，交由三联书店出版。我在编辑的同时，写成了此文，交由叶老审阅。叶老阅后，不仅同意将此文收入

《张大千的艺术》一书中，而且把它推荐给香港《大成》杂志的主编沈苇窗先生。叶、沈两位前辈都是张氏生前老友，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在《大成》杂志上连载了近十篇有关张大千艺术交往的文章；此后又在文友的建议和引荐下，在辽宁美术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张大千艺术圈》一书。随着张大千作品在艺术市场的价值蒸蒸日上，张大千的书画、书札不断亮相于拍卖图录，我有了更多增补张大千艺术交往的素材，于是作品也日渐增多。

毋庸讳言，《张大千艺术圈》的写作，得益于张大千的龙门阵，也可以说源于龙门阵。细究张氏龙门阵，则有多种版本。最早的版本，自然是张大千离开大陆前，与他的友人和门人所摆的“大风堂龙门阵”，我称之为大陆版龙门阵；出国后，他摆龙门阵的对象变了，除了一些与他先后远游的老友外，增加了不少在海外结识的媒体和文友，及他在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所聘用的私人秘书，这可称之为港台版龙门阵。两版龙门阵相较，同中有异。大陆多为口口相传，或在报刊上的转述，未能系统加工整理成书（据悉，大风堂门人巢章甫曾手抄辑录过一些张氏龙门阵，但未见正式出版）。港台版多由著作人署名，加工整理，分门别类，各有专题，各有发挥，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有的以回忆录的形式叙述张氏龙门阵（如在海外追随张大千几十年的摄影家王之一《我的朋友张大千》），有的以口述笔录的形式记述（如张氏在美国的私人秘书林慰君《环荜庵琐谈》），有的以采闻笔录的形式备载（如台北记者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有的以谈艺录方式切入（如香港报人沈苇窗《苇窗谈艺录》），更有人以“传记”“外传”“传奇”等名目编创张氏龙门阵，据不完全的记载，其版本有数十种之多。正是这些不同版本的张氏龙门阵，为我写作本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那么，拙著《张大千艺术圈》是否也是张氏龙门阵的翻版或变

相的盗版呢？非也！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要借助老学长周思源先生读过本书初版后所写的一段论述：“它以张大千为圆心，从传主与他人的关系着眼，构成二十多个同心圆。由于以交往先后为序，因而它并非各个平面的并列，而是一个不断向前滚动的圆柱体。从而动态地反映出张大千如何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环境中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这种写法应当说是传记文学中的一种有益尝试。”思源兄是一位《红楼梦》专家，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论坛”中主持过红学研究的专题讲座，他对《张大千艺术圈》的这段评述，可谓深获我心。这段评述，也为我厘清了本书与张氏龙门阵的不同，恕我不再赘言。关于本书初版的缺陷，思源兄也一语中的地予以指出：“但对张大千的某些重要方面，似乎仍然有意无意地不去触及。……有的人物未能‘圈’入，有的虽入‘圈’而仅仅点到为止，因而关于张大千的那几个问题令人尚难解渴。”

善哉，思源兄说得一点不错，本书初版写于20世纪80年代，虽说大陆开放了政治禁区，张大千也得到了应有的公正评价。但对于他为什么离开大陆、又为什么迟迟不归，以及张大千对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还有种种看法和议论。为慎重起见，我采取了静观态度，一时没有动笔。直到90年代中期，张大千的侄孙张之先给我寄来了张大千六七十年代写给四川老家三哥张丽诚的二十多封家书的影印件，从这些家书中，我看到了他离开祖国后浪迹海外，生活上颠沛流离，艺术上顽强奋斗，及他时时不忘故土、不忘亲友的情怀。恰在此时，我在一家报刊上读到了黄壤所写的《张大千欺骗了大千世界》，便觉得动笔的机会来了，于是借题发挥，写下长文《张大千的去国和怀乡》，既是对黄壤的反驳，也是对思源兄批评《张大千艺术圈》的回应。同时，我又着手编著《张大千家书》，对每封信加以解说，阐述了张大千在海外为中国书画争光的精神和他

对父老乡亲的思念。1999年，我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张大千艺术圈》第二版中，将周思源、陈传席两位先生对本书的评论和王充闾先生关于本书的通信收入书末，以示感谢。

《张大千艺术圈》出版后，不少学兄、文友希望我再接再厉，撰写《张大千评传》。说句实话，写评传也是我长期未了的心愿。为什么三十多年来，在写作《张大千艺术圈》的同时，未能了却写评传的愿望呢？除了我的写作范围较宽泛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术业有专攻”。我出身文学专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并非美术科班生，而为美术家立传应有相当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史功底，我自知功力不够，便不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所以思之再三，我还是却步。写评传一事心向往之，力不能至，只能有负各位兄友的雅意了。

最后要谈谈本书的文体，有人说它类似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的“逸话”，有人说它像美术掌故笔记，也有人说它是画坛珍闻，说来说去，似乎总跳不出“龙门阵”的影子。但写“评传”一直又是我的心愿，所以在写作中，有的文稿尽量往“评传”方向靠拢，使文稿具备评传的品格；而由于学文学出身，平时对史传情有独钟，所以有的文稿又写成了文学传记。那么姑且算作美术随笔好了，不管怎样，我生也晚，未逢其盛，是人生的遗憾；而才疏学浅，如蒙读者不弃，则又是人生的大幸。

目 录

序言：风格即人·····	薛永年	i
自序：张大千的龙门阵·····		v
张大千传略·····		1
附一：关于环荜庵的订误·····		25
附二：张大千的“正气歌”·····		26
张大千的拜师·····		29
附：关于张大千拜师·····		35
张大千丁巳（1917）拜师新证·····		38
张大千与张善子·····		51
张大千与黄宾虹·····		62
张大千与谢玉岑·····		81
附：关于“病重托弟”说·····		88
张大千与李秋君·····		94
附：关于李秋君·····		104

张大千与池春红·····	107
附：张大千笔下的春红·····	123
张大千与余叔岩·····	128
张大千与方地山·····	133
张大千与吴湖帆·····	140
附一：吴湖帆日记中的张大千·····	146
附二：《睡猿图》的去向与来历·····	152
张大千与黄君璧·····	156
张大千与叶恭绰·····	166
张大千与郎静山·····	176
张大千与徐悲鸿·····	181
附：也说“五百年来一大千”·····	189
张大千与叶浅予·····	201
附：叶浅予评说大千人物画·····	211
张大千与溥心畲·····	216
张大千与齐白石·····	227
张大千与于非闇·····	233
张大千与徐燕孙·····	243
张大千与张伯驹·····	254
张大千与台静农·····	260
张大千与赵无极·····	266
张大千与毕加索·····	273

张大千与张群·····	281
张大千与张学良·····	291
张大千与郭有守·····	298
闲话大风堂·····	314
附：大风堂同门录 ·····	323
孙家勤大风堂学艺记·····	328
张大千的收藏·····	343
张大千 20 年代初的设色仕女画 ·····	352
怎样看待张大千作假画·····	360
张大千的自画像·····	368
附：张大千自画像巡礼 ·····	374
 附录一 关于《张大千艺术圈》的通信 ····· 王充闾 / 包立民	 382
 附录二 从文化环境中去发现传主的心灵 ——读《张大千艺术圈》····· 周思源	 388
 附录三 不拘一格写大千····· 陈传席	 391
 初版后记·····	 395
再版后记·····	397
三版后记·····	4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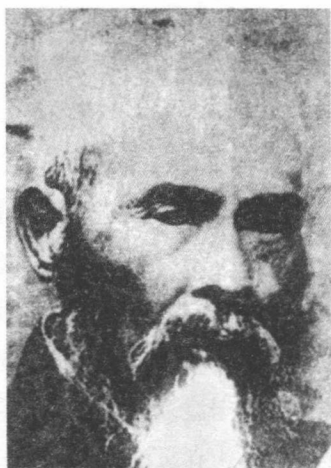
张大千传略

黑猿转世

1899年5月10日（乙亥年四月初一），张大千（名正权，又名权，后改名爰，号季爰）出生于四川内江县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父名张忠发（字怀忠），母名曾友贞。张忠发是个老实巴交的“下力人”，曾友贞则是心灵手巧的民间剪纸艺人。

关于张大千的出生，流传着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黑猿转世”的故事。台湾已故名记者谢家孝曾当面向大千先生求证过这个传说，大千先生笑着点点头说：

是有这件事，但说起来未免迷信。中国人的事，我们总免不了有征兆附会之说。那是先母曾太夫人在怀我即将临盆的日子，有天晚上梦见一长者，捧一圆形的大铜锣，铜锣闪闪有光，长者双手把捧着的铜锣递给我母亲说，这是给你的。因闪光耀眼，家母看不清楚，只知道铜锣上有黑色的一堆东西，家母请问何物？长者回答是黑猿。家母此时才看清果然是一黑猿，蜷伏在铜锣中心，驯静，两只眼闪光注视家母。长者并叮咛说，要小心照顾黑猿，说猿有两忌，怕月亮，怕荤腥……家母惊醒后，记忆清晰，即



张大千之父张忠发



张大千之母曾友贞

对家父谈起，我们一家人都知道这个梦，不久就生了我，家人戚友都说我是黑猿转世，这并不奇怪，反正是梦兆之说……

这个故事，当年我在上海拜曾农髯先生门下时，家父讲给曾师听过，曾师即为我题名为媛……又为我取号季爰（爰为古写的猿，汉朝时再变为媛），因为我虽然排行第八，但因三个哥哥早故，活着的我应该排第四，伯仲叔季，因号季爰。（见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

张大千的这段回答，把“黑猿转世”的传说，以及早年曾农髯老师为他改名的来历交代得一清二楚，不用笔者多费口舌了。

一十习艺

张大千的母亲曾友贞，是乡里小有名气的民间艺人，她能画善

剪，人称“张画花”。由于母亲的熏陶，张氏兄姐几乎都能画几笔。大千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二哥张善子比他大十七岁，早年从政，加入同盟会，从事推翻清朝帝制的活动；三哥张丽诚，经商；四哥张文修，教书。只有姐姐张琼枝经常陪他玩耍、教他画画。据张大千回忆：“我记不得什么时候开始学画，人家说我九岁业绘事。由于先母能画、兄弟们都会画，尤以家姐琼枝得益慈教甚多，她画得最好的是花卉，我小的时候多由大姐教导。”可惜这位姐姐在他十二岁时，因病误服药物而亡，张大千即被送入天主教福音堂教会学校读书，因他家是信奉天主教的。

张大千自幼随姐从母学会绘画，但父母并不希望他学画，更不希望他以画为业。原因很简单，画画没有出息，要守穷一辈子。所以当他中学毕业，赴上海并表示要学书画时，家里不同意，只得听从父兄的意见，第二年到日本京都公平学校去学染织。这一年他



四哥张文修（左）与三哥张丽诚